

铃——铃——

清晨，一阵震天价响的闹铃声倏地吵醒被窝中好梦方酣的苏美俐，她蒙着头从被单中伸出一只手，在床头盲目的摸索一番。

该死的闹铃！她在心中低咒一声。下一秒，床头上的照片、零食、香烟已被她扫落，她的手在嘈杂的闹铃声中似乎显得更加急躁不安。

好不容易，她的手终于接近那个响得几乎跳起来的闹钟，她心急的伸长手用力一按——匡郎！

闹钟旁一杯鲜红的果汁被打翻了，红色的汁液洒落在纯白的被单上，瞬间漫成一片血红。

苏美俐胡乱按停闹铃，旋即将身体缩进被褥中，空气中迷慢着一阵诡异的宁静。

不！一定是在做梦！要不被单上怎么会有——血？她忍不住将头探出被单，好奇地再看了一眼，不看还好，这一看，她的身体竟开始发抖了。

“血！怎么会有血？”她一边发抖，一边喃喃念道。

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，她尖着嗓子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凄厉呼喊：“救命啊——”她的惨叫声回荡在清晨寂静的巷弄中，久久不散。

忽地，她看见地板上的玻璃碎片——咦？那不是昨晚未喝完的西瓜汁吗？……再鼓起勇气看床单上的红渍一眼……噢！老天！瞧她苏美俐多像是个天生的演员，方才那阵惊天地泣鬼神的惨叫声希望不至于吵到街坊邻居才好，才这么一想，电话就响了。

“喂！请问找哪位？”“这里是x x派出所，有人报案说好象是这里发生命案？——”果然被误会了！美俐忙着解释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一场误会，没什么事啦！”“真的没什么事吗？要不要——”真啰嗦！都说没事了还婆婆妈妈个没完。美俐不耐地说：“谢谢！B y e！”挂上电话后，她喃喃念道：“神经病！真要发生命案，还会接电话吗？笨！”清晨的省公路上，车辆来来往往，一辆野鸡游览车正往台北的方向疾驶。

绍群手上抱着手风琴匣坐在最后一排，大概是长途奔波过于劳累吧！他一路上都在打瞌睡。忽然间，他似乎睡沉了，头竟倒在旁边胖胖的女乘客肩上。

女乘客惊叫一声：“哎哟！”继而用力将他的头推开。

这一推，使得绍群的头撞到窗玻璃，同时也撞醒了。

他睡眼惺松地揉揉头，茫然四望，见四周无事，唯独旁边的女乘客对他怒目相对，他困惑的对她笑了一下，有点结巴地说：“对、对、不起——”女乘客不屑的嗤之以鼻，继续将视线放在前方的电视上。

绍群搔搔头，又继续闭目打瞌睡。

过没几分钟，绍群的头再次慢慢的靠向旁边的女乘客。女乘客一脸嫌恶地推开他，但这回他非但没有醒，反而在半梦半醒之间靠向她的耳边，皱皱鼻，既而轻轻地吹起气来，似乎带有挑逗的意味。

女乘客愤而大喊：“色狼！”接着便扬手打了绍群一巴掌。

车子忽然在路边停下来，绍群手上抱着琴匣，狠狠地被人从车上踢下

来。

“滚！”这是司机那充满不屑的吼叫声。

绍群跳起来，猛朝着车子喊：“等、等——”转眼间，车子已开远，绍群叹口气，傻傻地站在路边。

唉！怎么会这么倒霉呢？难道我在家乡碰见的衰事还不够多吗？我到底是招谁惹谁了！

他虽然是一脸绝望的神色，但还是认命地抱着琴匣，拎着行李，不时地向经过的车子招手，想搭个顺风车。

伟明及石特助坐在豪华房车的后座，石特助正拿着文件作报告。

“总经理，新产品P C D的欧洲发表展售会定于下个月三日在鹿特丹开幕，董事长认为外贸部徐经理经验丰富，派他去最合适，叫我问问您的意见。”伟明偏过头，看着窗外缓缓流动的车潮，冷笑道：“哼！他都已经决定了，还问我干嘛？”“您到底是总经理啊！”察觉出伟明神情有异，石特助小心翼翼地回道。

伟明眉眼一挑，自嘲：“什么总经理？不过是老头子手掌心的布袋戏娃娃仔而已！”“总经理千万别这么说，董事长只有您一位公子，这林氏集团将来要全部交给您——”“将来？哼！我都快四十了，他还要我等多久？他根本就是不信任我！”“董事长不是不信任您，祇是觉得您玩心太重。”伟明的神情忽而转为黯淡。“玩心太重？”这就是爸爸对我仅有的看法了“总经理，您被花花公子中文版选为台湾十大花花公子的榜首，还说您交往的女性，少说有上百人——”“上百？哈哈！太夸张了。”伟明突然放声大笑，然后正色地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女人对我来说，就像是袖子上的钻石袖扣，不过是种点缀；有的话，好看！没有，也无所谓。”唉！石特助暗自为董事长的用心良苦叹口气，有这种不把终身大事当一回事的儿子，怪不得他老人家要担心了。

“总经理，您无所谓，可是董事长认为男人一定要先成了家，心才定，心定之后，才能专心事业，所以你还是找个好人家的女儿……”渐渐地，伟明愈来愈听不到石特助的叨念声，因为他的全副心力都被隔壁车中，那个正在对镜补妆的美丽女子给吸引住了。

阳光透过车窗，照在美俐的迷你化妆镜上，镜中辉映出的光芒射向窗外，正巧照进旁边伟明的车上。

伟明眯了一下眼，为身侧的妍丽佳人震慑不已。

美俐由小镜中看见伟明正在看着自己，好奇地回过头，心神一下子为对方那双专注的眼神迷惑了，那是一种盛载过风霜却依然深情的眼眸，是女人最无法抗拒的一种眼神……她不由自主的对她露出了妩媚的笑容。

伟明单眉一挑，嘴角逸出一抹几乎察觉不出来的笑意。

车子忽然动了，两辆车交互错开，各自驶向不同的方向。

伟明回头一望，她的车已消失在阵阵车潮中。

会有再相见的一天吗？错身之后，伟明听见自己的心底浮现了这一串声音。

住商房屋中介公司，美俐及同事围着会议桌坐着，听首席经理口沫横飞地说着公司的营运近况。

“上个月，恭喜贵分店营业佣收达到五百多万，高居各分店的冠军，总经理特别颁发锦旗及绩优奖金十万元做为奖励！”同事们闻言，立即响起一

片欢呼声。

经理微笑着举起手，等大家安静后，继续说：“这个当然是全体同仁们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不过其中苏美俐个人的佣收业绩就高达一百八十万，占了总业绩的三分之一，也是总店的月冠军，我代表总经理颁发奖金三万元给她！”

美俐，请到前面来！”美俐慵懒地站起身，并拉拉身上暴露的迷你裙，接着风情万种、款摆生婆地走出去。

同事安玲满脸不屑，轻声对旁人说道：“瞧她那副骚劲！谁不知道她是靠色相拉业绩！”美俐不动声色地走到经理面前，经理把一个红包交到她手上，美俐笑着接过，忽然倾身在经理脸上亲了一下。

部分男同事开始起哄：“美俐，讲话！讲话！”经理做了个请她说话的手势，美俐也不推辞，落落大方地站到经理原先的位置，环顾现场一圈后，便对众人露出媚丽可人的笑容。

她嗲着声音，一开始就先来一段“媚功”：“各位‘亲爱的’同事们——”男同事们一听，骨头都快酥了，纷纷吹口哨起哄着。美俐一看可美了，好玩的她干脆举手大送飞吻，看得一旁的女同事既羡慕又嫉妒。

美俐卖弄了一下风情，才又开始说话：“我知道我今天拿到这份奖金，有很多人不太服气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不论学历、资历、经验，我都比不上在座各位‘亲爱的’的同事！”同事阿宝笑着响应：“别客气啦！你该得的！”美俐抚媚一笑，又送出了一个飞吻。“其实阿宝说的不错，这份奖金的确是我该得的，因为数字不会骗人，我的的确确为公司赚了那么多的钱，而且每分钱都是靠我的真本事赚的。”说着，她顿了一下。“当然，有人也许会说我的本钱不在这里——而在这里。”她笑着用食指轻点自己的头部，然后双眉一挑，以双手摸摸身体侧面较好的曲线。

“可是这儿（头部）和这儿（臀部），都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凭什么这儿（臀部）就比这儿（头脑）低级呢？对不对？”男同事们一听，立刻大声鼓噪：“好啊！说得好啊！”女同事们则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。

美俐笑道：“所以啰！我最后要说一句：我很以我的‘本钱’为傲，而且我会努力靠这本钱创下更好的业绩，谢谢大家！”说着，还转身拍拍自己的俏臀。

绍群真是衰毙了！

好不容易才来到台北，没想到在程平家门口按了半天的门铃，竟没半个人应门，唉，程平可是他在台北唯一的亲戚呀！这下他该何去何从呢？总不能傻傻地站在门口干等吧！

他举目四望，阳光照在他因焦急而冒汗的额头上，突然，绍群的目光被对街的一家鱼店攫住了。

他吃力地拎着琴匣及两包行李，站在路边，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车子，几次想举步过街，但都险些被飞驶而过的车子撞到，吓得他一再缩回路边。

突然，马路空了，绍群下定决心，火速提起行李冲向对街的热带鱼店。

绍群才一抬头，就看见鱼店门口贴了张红纸，上面写着‘金店面廉让，欢迎内洽’，看着这张红纸，绍群的思绪一下飘远了……从小时候起，他对那些在水中悠游自在的鱼儿一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，也许他潜意识里一直认为真正的人生应该是这样自由、毫无拘束的吧？而不是像他这般过着一成不变的公职生活，日子总是单调、乏味且一再重复，毫无新意可言。

这就是他不惜与家人吵翻天也要来台北的原因之一——寻找新生活。

他忍不住将脸贴近鱼缸，专注地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鱼在缸中游来游去，像是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新鲜梦想自贫乏的现实生活中缓缓浮现……专注的绍群，一点也没注意到一个摩登女郎正行色匆匆地自他身后走过，她就是——苏美俐。

她快速来到附近的一间店面，铁门上贴了一张红纸，上面写着‘金店面出租，欢迎入内参观’。

美俐由铁门旁的一扇小门进入空荡荡的店内，旋即坐在椅子上，对着小镜子整妆。

须臾，一阵脚步声传来。

美俐回头，只见一个长相猥琐的男子走进来。她笑容可掬地伸出手，带点不自觉的风情。“先生，看房子？我是住商房屋的苏美俐，你好！”那男人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和美俐握了握，却舍不得放手，嘴角挂着一抹暧昧的笑容。

美俐巧妙地抽回手，装出职业性的笑脸，说道：“你要租店面？这间店面坐北朝南正当运，门又正好开在财位上，做什么发什么。”“真的？”那混混凑近她，眼睛流露出不安分的神色。

美俐警觉地后退一步，点点头。“真的！要不要我带你四处看看——”混混冷不防拉住她的手。“好啊！你先带我到卧室看看——”接着，猥亵的抚摸她的手臂。

“先生！你干什么？”美俐不安地想抽手，却反被混混抱入怀中。

那混混一脸邪笑地凑近她的脸。“别装了！我一看就知道你想要我，宝贝！

放心，我会让你很爽的。”语毕，他的鼻子已触及美俐的脸颊，正欲吻她。

“放开我！”美俐大声尖叫，挣扎着想推开他。“你弄错了！我不是——”“嘿嘿嘿！宝贝！你喜欢装清纯？好！这样更够劲。”说罢，那混混欲强吻她。

美俐再度尖叫，于是两人纠缠在一起。

“放开她！”这时，绍群冲了过来，揍了那混混一拳，混混遂放开美俐，和绍群打起来，两人势均力敌。

美俐气愤之余仍不忘上前抓着混混又打、又踢”又叫，完全不在乎形象。

“你这个不要脸的混帐东西，敢吃我的豆腐！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，看你还敢不敢！”混混见两人的拳头如雨般落下，加上那女人的利爪抓得他遍体鳞伤，便用力推开两人，拔腿冲向屋外。

“有本事就别跑！”美俐欲追上去，却被绍群拉住。

“别追了！”绍群喘着气说。

美俐冷不防转过身，差点贴上绍群的脸，绍群赶忙低下头，脸竟已微微泛红。

“为什么？”美俐满脸不甘心。

绍群抬头，迎上她那张美艳绝伦的脸，略微结巴地说：“穷、穷寇莫追！

万一他有同党，还、还是凶器什么的，你岂不要、要吃亏了？”对哦！美俐心想，也对，但仍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哼！便宜那混蛋了！”说完，自己便动手揉揉那被抓得瘀青的手腕。

绍群一脸关心地问：“你、你有没有受伤？”“没事，幸亏你刚好经过，谢谢你！”“小、小姐！”绍群走上前，诚恳地劝告她：“现在治安这么乱，你和人约会，穿、穿得这么清凉，很容易让、让人家胡思乱想——”他话未说完，就被美俐打断。她不悦地瞪着绍群，说：“爱怎么穿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！”“小姐，我——”他张口欲解释。

美俐不耐地接口：“好了！算我欠你一次，再见！”说完，即气呼呼地往外走。

绍群急急忙忙地追上去。“小姐！我、我真的、是一番好意——”美俐出了店门，回头说：“我不需要你的好意。”旋即急忙往前走去，忽然脚下一拐，她低头一看，发现鞋跟竟然断了。

绍群想要扶她，却被她推开。“s h i t！”美俐低咒一声，气愤地蹲身拾起鞋跟，举到绍群面前。

“你看看！这双鞋花了我六千元，才穿不到几次就报销了，你实在是个超级扫把星！

碰到你，我真是霉运连连！”绍群十分愧疚地接过鞋跟。“对、对不起！我、我会赔——”美俐一脸受不了的表情，尖声叫道：“去你的！我不要你任何东西，只要你离我远远的，走开！”“不！我、我不能丢下你不管——”美俐回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“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刚才谢谢你，但是我讨厌你！

请你不要再纠缠我，否则我就叫了！”“小、小姐——”绍群一脸为鸡，自然地伸出手想拉住她。

美俐倒吸一口气，突地放声大叫：“抢劫啊！”一时之间，路人的焦点全落在他们俩身上。绍群情急之下，连忙拉住美俐，并伸手捂住她的嘴。

“小、小姐，不、不要这样！我、我、我、我没恶意！”绍群一急，结巴更加严重。

“抢劫啊！抢劫啊！”美俐拼命挣扎，一逮到机会就出声喊叫。

此时，路人纷纷围过来，几个较有正义感的男子已上前抓住绍群。

“小子！你干什么？”其中一个男人问道。

“我——不——没——”绍群窘急得直冒冷汗，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“他想抢我的皮包！抓住他！”美俐说完即跳上停在旁边的车子。

透过车窗，美俐看见绍群被那几个“见义勇为”的路人拖走，她的脸上不觉浮现得意的笑容。

呵！真是乌烟瘴气的一天！她终于摆脱这个大麻烦了。

一辆摩托车停在西餐厅门口，坐在后座的少女脱下安全帽，怔怔地看着这家格调高雅的餐厅，半晌，才开口：“程平，你带我上这儿来干嘛？”“吃中饭啊！”程平边说边下车，并将摩托车停妥。

“吃中饭干嘛到这么豪华的地方？你知不知道这里一客牛排要一千多——”咏咏一脸狐疑。

“哎呀！我请客，怕什么？走啦！”程平伸手拉她。

咏咏站在原地猛摇头。“不行啦！我一点半就有课，会迟到的。”“咏咏！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好哥儿们？”程平不悦地说道。

“废话！”咏咏瞪了他一眼。

“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你跷一堂课也不行？”程平不悦地瞥她一眼。

“好……好吧！”两人随即走进西餐厅。

坐定后，程平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放在空盘子上的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物，那是咏咏放上去的。

咏咏笑道：“生日快乐！土蛋！”“你没忘记？”程平惊喜交加的瞅着她。

“拜托！十年来，我几时忘记过！”程平乐得用力拍击咏咏的肩膀。“够意思！”“哎哟！”咏咏痛得脸都扭曲了。

“对不起！太高兴了，忘了你是女生——”咏咏狠狠地瞪了程平一眼，随即问道：“对了，你爸妈送你什么生日礼物？”“别提了！一张去美国的机票，单程的。”咏咏微微一笑。“他们又催你去美国了？”那可是她苏咏咏最大的梦想呢！

“我才不扁他们呢！”他不悦地撇撇嘴。

“为什么？你们全家人都在那里，而且你妈还帮你申请了学校——”咏咏不解地问道。

“拜托！我那口破英文，连进麦当劳点餐都不够用，何况念书？再说那里我谁也不认识——”“你家人都在呀！”咏咏说道。

“我就是受不了我妈成天盯着我，才一个人留在台湾，多自在呀！”程平皱皱鼻。

“可是像你这样成天无所事事也不是办法呀！你难道一点打算也没有？”

“拜托！咏咏，我才二十岁，人生还长得很，急什么？先玩几年再说！”咏咏不以为然地反驳：“你这是在浪费生命！”程平摇摇头，露出不以为意的笑容。“咏咏，你才十八岁，轻松点！别成天光想着托福考、奖学金——”“程平，我没你那么幸运，一切有家人替你打点得好好的。”说着，她脸色转为黯然。“我妈根本就不要让我出国，一切全得靠自己。”“咏咏，我妈早说过了，你想去加州大学念书，可以住在我家，学费我们也可以资助你——”咏咏轻咬下唇，神色坚毅地开口：“不！我也说过，如果我拿到加州大学的入学许可，虽然可以借住你家，但学费我绝对会自己想办法！”“咏咏——”“程平，你该知道我的脾气，一旦我打定主意，谁也别想改变我的心意，别说了，好吗？”程平看着她清秀却倔强的脸蛋，耸耸肩说道：“好吧！”咏咏微微一笑，似在感谢他的体贴与好意，然后便低头喝汤。

看似疯狂的双子座女人，有一颗理性的心。

2

某俱乐部的经理室里，美俐穿著一双式样花俏的新鞋，满意地将腿伸到坐在对面的凤琴面前。

“怎么样？这双鞋漂亮吧？很贵的！”凤琴俯身看鞋，“漂亮！漂亮！有钱什么都漂亮。”然后由皮包中拿出一叠千元大钞推到美俐面前，“喏！这是上次交易的红利，二十万！”美俐的眼睛霎时为之一亮，她欣喜万分地拿起钞票，边数边说道：“这么多？差不多赚了一倍耶！”“那当然！我早就告诉你，期货最有搞头了。你看，才短短几天的功夫就赚一倍，有什么生意这么好赚？所以啰！我早告诉你，听我的准没错！”美俐拍拍凤琴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凤琴，你真是我命中的贵人！”“我是你的财神爷！只要你继续听我的，

别说二十万，两百万、两千万也很快到手！”“两千万？”美俐双眼发光。“哇！如果有了两千万，我就不必再辛苦地工作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。凤琴！这真的可能吗？”“美俐，咱们认识有一阵子了，你看过我骗人吗？”美俐笑道：“有！太多次了！尤其在‘宰’你的客人的时候——”凤琴好气又好笑地白了她一眼。“那些臭男人本来就贱！自以为有几个钱就是大爷，可以随便玩我们，哼！他们玩我，我就反过来玩他们！还不知到底是谁玩谁呢！”美俐颇为认同，心有戚戚焉地说：“以前我就是没想通这一点，才会常常上男人的当！凤琴，我真恨不能早点认识你。”说着，便要把钱收起来。

“等等！”凤琴连忙按住她的手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凤琴故意压低声音说：“我刚得到明牌，巴西今年咖啡欠收，明年咖啡价一定大涨，现在买正是时候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参一脚？”美俐眼睛一亮，考虑了半晌，即把手中的钱全部交给凤琴。“好！全给你！”凤琴收下钱，不屑的摇摇头。“这哪够？”“那要多少？”“当然愈多愈好，我们各投五百万——”美俐惊叫出声：“五百万？”随即猛摇头。“卖了我也没那么多。”“那你有多少？”“一百多万，打算买房子的。”美俐小声地说。

“哎哟！一百多万连买间浴室也不够，如果交给我做期货，马上翻两倍，甚至三倍也不止，到时候，你高兴买什么都行！怎么样？”美俐有些犹疑，“可是，稳不稳啊？”“放心！我的明牌万无一失！”凤琴摇摇手中的钞票。“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？”“那——好吧！我改天提一百万给你——”凤琴皱眉说道：“一百万太少了，至少要两百万！”美俐苦恼地摇摇头。“我真的没有那么多啊！”“想办法凑凑嘛！你有没有跟会？”“全是死会了！”“你难道没有其它路子？”美俐陷入苦思中，良久才说道：“如果能找到几个大客户——”忽然间，她灵光一闪。“对了！有个广源营造公司的陈老板，你熟不熟？”听同事说，陈老板阳明山那间别墅值一亿二千万，若谈下来，光佣收她就抽翻了。

“陈董？熟！店里的老客人了，几乎每周五晚上都来捧场！”“太好了！你替我引见一下吧？”美俐眉开眼笑地说道。

“怎么？你想钓他？”“放心！我不会抢你的客人，我只想和他谈笔生意。”凤琴嗤之以鼻地笑道：“算了吧！陈董那个人我太了解了，他对女人呀！玩玩可以，谈正经事？门都没有！你别白费力气了。”美俐不悦地白她一眼。“凤琴！是你叫我想办法弄钱的，我好不容易才想到一条生路，你不帮也就算了，怎么一直泄我的气？”“我不是——”凤琴急忙辩解。

“不是最好！你只要把广源的地址给我，其它的，我自己想办法，这总行了吧？”看来，凤琴不帮忙也不行了。

程平习惯在睡前入浴。此时，他正在浴室中淋浴，口中不但大声的哼着热门音乐，连身体都跟着舞动起来了，一副十分自得其乐的模样。

洗完澡，关掉水后，他的身体突然僵了一下——咦？外面好象有声音。

程平赶忙抓起一条浴巾围着下身，走到客厅的窗边，神色警戒地掀起窗帘一角向外看，只见屋外的围墙上冒出一个人头，正向屋内张望。

“s h i t！”程平低咒一声，即放下窗帘，匆匆走向前门，并从门后抽出一根球棒，悄悄开了门出去。

他举起棒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那人身后，突地大喝一声：“混蛋！看棒！”球棒应声而落。

“哎哟！”绍群大叫一声，旋即跌坐在地上。

“敢偷东西！给你死！”程平举起球棒，正要击下时，突然看清小偷的脸，不觉惊叫：“舅舅？”倒在地上的绍群奋力想说些什么，却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，晕过去了。

程平一脸懊恼地将他抬进卧室，又是拍颊又是敷冰的，好不容易他才醒转过来。

绍群痛得呲牙咧嘴，而程平正在为他后脑上的肿包冰敷。

绍群皱眉呻吟：“哎——哎——哟——程平，轻点！”程平歉然地放轻力道。“对不起！舅，我没想到是你——欸！你怎么不按门铃呢？”“我按啦！至少二十次，你难道没听见？”“啊！”程平恍然大悟。“我刚刚在洗澡，对不起啦！舅！”为了表示诚意，还向绍群行个举手礼。

绍群无奈地白他一眼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“对了！舅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你妈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台北，叫我来看看你，我正好辞了职，就干脆来陪你啰！”程平有些讶异。“你辞职了？为什么？你在镇公所不是做得好好的？”绍群摇摇头。“好什么？干了二十年，还只是个科员！有什么意思？我明年就四十了，可是说事业没事业，家庭也——”说着，他突然打住了。

“对了！你去年不是说今年无论如何也要把秀芳小姐娶回家吗？”绍群沮丧地挥挥手。“别提了，秀芳现在是别人的老婆了！”“怎么会？”程平瞠目结舌，简直难以置信。“你们不是婚都订了——有没有五年？”绍群低下头。“到、到九月就满七年了。”“那怎么会——”“别提了！三、三个月前，她认识一个拉保险的，能说会道的，把她哄得团团转，她就开始处处挑剔我——”他看了程平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程平不平地说：“舅，你老实又可靠，她有什么可挑的？”绍群气愤不已。“多、多啦！她嫌我没、没情趣！嘴、嘴又笨！”他一生气就开始结巴，连脸也涨红了。“她、她还笑我连句情、情话也、也说、说不、不溜——”“妈的！过分！她怎么可以这样笑你？她也不想想自己不过才国中毕业，长得也不怎么样，论人才、论学识，哪点配得上你？你不嫌她，她还嫌你？舅，别难过，这种女人不要也罢！你一定找得到比她好上十万倍的女人。”绍群颓丧地叹了口气。“算、算了！凭、凭我——”程平不服气地抢白：“凭你怎么样？你可是堂堂国立大学的毕业生，外公在白河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——”

“算、算了！程平，我的学问、家世再好，开、开不了口，有屁用！”“舅，你怎么这么没自信？口吃又不是什么天大的毛病，何况你也只是着急的时候才会口吃——”“好、好了！别再提这个了。”绍群只想尽早结束这个伤心的话题。

“好！我不说。”程平看着舅舅半晌，突然问道：“对了，舅，你不是早就到了台北，怎么弄到现在才来？”“别提了！我被抓进警察局去了！”程平兴奋地跳起来，直追问：“好猛哟！舅，快说出来听听！”“我来，你不在，我只好到处逛，结果遇上一位小姐被色狼骚扰，我好心替她解围——”“哇！英雄救美，猛！她一定对你感激的以身相许——”“想哦！她叫警察抓我！”绍群叹了口气，至今他仍不明白那女子为何要“恩将仇报”。

程平一脸困惑。“为什么？是不是你对人家怎么样了？”绍群白了他一眼，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哪、哪有？我只要叫她不要穿太、太短的裙子，露、露出那么漂亮的长腿，会、会叫人想入非非——”“哈哈！舅，你看你又开始紧张，是不是看上人家啦？”程平顽皮地取笑道。

绍群急得辩解：“开、开玩笑！我、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。”“真可惜！不然你倒可以好好追求她一下。”程平拍拍绍群的肩膀，随即摸摸肚子。

“哇！好饿！”伸手就要去拿电话。

“你干嘛？”绍群问道。

“打电话叫披萨——”话未说完，电话已被绍群抢走。

“不用了，要吃披萨，我做给你吃！”“你？”程平一脸惊愕，而绍群则胸有成竹地转进厨房。

某专校大门口，正值放学时分，大批学生正涌向校门。咏咏站在校门旁边，手上拿着一个浅蓝色的信封，半是犹豫、半是羞涩地不断抬头望向校园。

她也不时低头看着手上的信，信封上写着“魏国安同学亲启内详”的清秀字迹。她看着看着，忍不住将信贴在胸口，脸上泛着一抹陶醉似的微笑。

他终于出来了！依然是那么帅气、迷人……。

咏咏眼睛一亮，深吸口气，想上前，但又怕自己的举动太过冒昧。心中千回百转之后，她再看一眼手上的信，终于鼓足勇气踏出第一步，然而，她的肩膀却被按住了。

“咏咏！”咏咏一回头，只见程平站在身后，露出如阳光般的灿烂笑容。

“程平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来接你呀！上车。”咏咏回头看看国安，又看看手上的信，满脸犹豫地怔愣在原地。

“怎么啦？”程平怀疑的上下打量她一番，忽地看见她手上的信。“谁的信？”“没——”她慌忙把信塞进口袋，就怕被发现。

程平耸耸肩。“走吧！”咏咏依依不舍地回头看着已渐渐走远的国安，神情竟有些痴迷。程平发现她神色有异，便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当下便看见那个长相出众的男孩。

程平将目光调回她身上。“是你的白马王子？”“你少乱说！”嘴上虽这么说着，但她酡红的双颊已泄露出所有的秘密。

程平见她脸红，忍不住揶揄道：“还不承认？你瞧你脸红成那副德行，眼睛又流露出饥渴的神色，分明是恋爱的征兆！”被说中心事的咏咏，立刻举起书本打他的头，仿佛想藉此来掩饰什么。“死程平！你才‘饥渴’呢！恶心！”他边闪边乘机抓住她漫天飞舞的小手，仍不忘取笑她：“咏咏，你这么强悍，小心把你的白马王子吓跑！”吓跑？咏咏一惊，连忙回头一看，只见国安已走远，她脸上不自觉流露出迷恋的神色。

程平看着她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他多希望咏咏也能用这种眼神看他啊！只要一次就好……。

“咏咏，你如果真喜欢他，光暗恋不行，应该大着胆子让他知道。”真是白痴！程平不禁暗骂起自己来。

“谁喜欢他？”咏咏撇过头，偏不承认。

“啧啧，没想到你这么没种。”咏咏气圆了双眼。“谁没种？”“有種的话，为什么不敢表达自己的感情？”“我——”她一时为之语塞，气呼呼的白他一眼。“你懂什么？”“哈！我当然懂！你忘了，我从十六岁开始，至少交过一打以上的女朋友。”他仍是一贯的嘻皮笑脸。

“对！也失恋了十二次！”程平笑着自我解嘲：“嘿嘿！那是她们没眼光。反正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经验至少比你丰富，要不要我教你几招？”“你省省吧！”咏咏戴上安全帽，跨到车上。“快走吧！”程平耸耸肩，须臾，摩托

车已消失在向晚的暮色里。

两名公关小姐陪着伟明及石特助待在俱乐部的贵宾房中，石特助忙着和小姐们猜拳、罚酒，玩得十分起劲；伟明则独自坐在一旁，冷眼旁观一切。

见伟明独自喝着酒，石特助心知他为何事烦闷，便主动坐到他身边，劝慰道：“总经理，其实桑小姐出身名门，又是洋硕士，和总经理是再登对不过了！”伟明饮尽杯中酒，瞪他一眼。“你懂个屁！”“是、是，我当然不如总经理懂的多，所以您也知道桑老控有‘林氏集团’百分之十七的股份，是仅次于董事长的第二大股东，如果您们林、桑两家联姻，持有的股份就达到百分之四十八，您家董事长的宝位就可以坐得稳稳的，董事长拼命拉拢你和桑云珍，也是用心良苦。”“用心良苦？”伟明一脸不屑。“哼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、地位，不惜拿我的婚姻当筹码！他把我当成什么？”“总经理，您是董事长唯一的公子——”“闭嘴！我是老头子的什么，我此你清楚！”说着，伟明眯起眼，发出一声冷笑。

“好！既然他那么喜欢玩权术、耍手段，我就和你玩个够！反正我身体里有他的血液，我不会玩输他的！”此时，门外一阵嘈杂声分散了伟明的注意力，他偏头一望，只看见一名女子似乎和酒客起了争执，经理凤琴正强行拉走她——咦？是“她”吗？好眼熟的女人啊！

伟明眼睛一眯，美俐与他在路上相互一瞥的画面突地浮现脑海，他不会忘记她那朵妍丽、魅惑人心的笑靥，很少有女人会笑得那般天真又世故，而且带着一点不自觉的风情与自信。

伟明指着美俐，转头询问旁边的小姐：“新来的小姐？”“不是，她好象是凤琴姐的朋友。”正说着，凤琴已走进来向大家致歉。“对不起啊！”伟明立刻问：“凤琴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你说刚才那个？苏美俐！”伟明不觉低喃道：“苏美俐？”小姐凑到他身边，略带妒意地问：“林总，你是不是对她有兴趣啊？”伟明淡淡一笑，径自啜了口酒，并不答话。

凤琴接口道：“有兴趣也没用！她不‘卖’的。”伟明问：“怎么？她不爱钱？”“爱当然爱，不过她有原则。”石特助冷笑道：“什么原则？价钱高低的‘原则’罢了！”伟明看向石特助。“老石，你很愤世嫉俗哟！”“总经理不信？那，咱们打个赌！”“赌什么？”伟明颇觉可笑。

“就赌刚才那个女人，我赌她的原则再高，在相当的价格之下，一定可以买得到！”伟明单眉一挑。“哦？赌注多少？”石特助想了想，才说：“十万元！”伟明一副嗤之以鼻的模样。“十万元？还不够这里一晚的开销呢！”凤琴手插腰，嗔道：“喂！你们擅自拿我朋友打赌，太恶劣了吧？”石特助捏捏她的下巴。“凤琴，好玩嘛！这么认真干嘛？再说，不管谁赢，你都有好处的。”“可是——”“别可是了！快！你快去拦住你的朋友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你问她，”石特助看看伟明，伟明含笑不语。“林氏集团的少东打算出两百万包她一年，她肯不肯？”两百万？霎时，凤琴及小姐们全倒吸口气。凤琴沉住气，转向伟明。“林总，你同意吗？”伟明淡淡一笑，轻轻摇动手中的酒。“你觉得你的朋友会不会同意呢？”凤琴笑着，不置可否地推门出去。

半晌，美俐一阵风般地走进来，凤琴跟在她后面。

“谁是林小开？”美俐的表情高深莫测，直直瞪着在座的两个男人。

伟明迎向她，慢慢站了起来。“我是林伟明。”“哦——”美俐上下打量着他，甚至绕着他看了一圈，像在观察猎物般。

众人全好奇地盯着美俐。

伟明饶富趣味地开口：“看得满意吗？”“你要出钱包我？”美俐狠狠地瞪着他。

伟明点点头，脸上仍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。

“一年两百万？”伟明的笑意更深了。“嫌少的话，可以加——”美俐突然扬起手，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。哼！他当她苏美俐是什么人？竟敢这样侮辱她。

伟明一怔，伸手捂着脸。他设想过万般结果，就是没算计到这女人会直接赏自己一巴掌。

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凤琴及石特助连忙架住苏美俐，以避免她继续作出逾矩的行动。

“臭女人——”石特助忍不住开骂，却被伟明阻止。伟明白着一张脸，转向美俐。

“看来你是不答应啰！”“你去死！”气愤地丢下这句话后，美俐旋即冲了出去。

“该死的女人！”石特助低咒一声，旋即转向伟明。“林总，您没事吧！”伟明揉着红肿的脸颊，脸上慢慢浮起笑容，喃喃低念着：“苏美俐，好！

好！”凤琴眼看美俐气冲冲地冲出去，深怕她的火暴脾气会惹事，便紧跟着追出去。

她好不容易才在街道上拉住美俐。

“美俐！你疯了不成？”美俐气得发抖。“我疯了？他才疯了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！

他以为我是谁？他又是谁？”“美俐！他这么做是因为喜欢你——”“喜欢？哈！别叫我恶心了！他这是交易！是买一卖！”美俐大叫。

“好嘛！就算是交易好了，两百万可不是小数目，你又正好缺钱，你想想看，祇要你点了点头，两百万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安稳稳的进你的口袋，有了这两百万，咱们那笔生意就做成了，很快，你的梦想就可以达成了——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“凤琴！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好朋友？你明知道我对男人的感觉，你怎么可以劝我做这种事？”“美俐，你讨厌男人、不信任男人，是因为你过去上过太多次男人的当，可是这次不一样，林伟明答应给你两百万，他不会骗你的。”美俐大声斥道：“凤琴！你怎么弄不懂？我受够了男人，我绝不会把自己‘卖’给他们！”“美俐，你这话说得太矛盾了，你不把自己出卖给男人，可是你工作上的客户难道就没有男的吗？”“那不一样，我虽然和男人做生意，不过我卖的是房子，可不是我的身体！”“那你以前那一堆男朋友又怎么说，你和他们难道只是拉拉小手？”“我不否认我交往过很多男人，也有过亲密关系，可是我做，纯粹为了我‘想要’！

我开心！我从来没有为了‘钱’而做！”“美俐——”美俐不耐地说：“别说了！这是我的原则，我不会改变心意的。对不起，凤琴，我头很疼，我要走了，再见！”语毕，美俐即匆匆跳上车，离开这个令人头疼的地方。

双子座女人是业务高手，有超强的应变能力。

清晨的苏家客厅里，化了浓妆、衣着花俏的苏美俐正捏着兰花指，坐在沙发上搽指甲油，口中随着震天价响的音乐哼着流行歌曲，身子并随着音乐节拍舞动着。

客厅一如往常的凌乱，到处丢着衣物、玩具，就连矮桌上也堆满了各色指甲油、零食袋。

突然间，一阵物品摔裂声传来，接着是娃娃的哭声——“妈——”美俐惊叫一声：“娃娃！”旋即跳起来，翘着脚趾，三步并两步地跑到餐厅。娃娃正坐在餐厅地板上大哭，手上握有一瓶打翻的牛奶，牛奶洒了满地、满身。

看着娃娃那又可怜又可笑的呆模样，美俐插着腰，忍住满腔的笑意，斥道：“娃娃！”

你看你弄的——快起来！”娃娃伸出手，可怜兮兮地乞求：“妈妈抱！”美俐伸伸舌头，退了一步。“瞧你那一身，妈妈怕怕，乖，自己起来，去浴室洗洗。”娃娃吃力地爬起来，冲向美俐。“妈妈抱抱！洗洗！”“不！妈妈怕怕！”美俐咯咯笑着，边尖叫边闪躲。

母女两个人就这样围着餐桌玩起追逐的游戏来，一个追，一个躲，空气中满是她们的叫声和笑声。

咏咏突然拎着一包早点站在门口，气呼呼地瞪着室内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美俐回头，停下动作，松口气地说：“啊！你回来的正好，快抱娃娃去洗洗，我快迟到了。”咏咏边抱起娃娃，边嘀咕：“你难道不可以抱吗？”“开玩笑！”美俐吹吹十指。“我的指甲油还没干呢！”咏咏一听，不禁怒从中来。“妈！难道娃娃在你心目中还比不上你的宝贝指甲？”美俐赶忙陪笑道：“哎哟！咏咏，你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咏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职业妇女的形象有多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化好的妆，总不能——万一弄花了重来，起码半小时，我今早九点有个重要的约会——”咏咏不悦地打断她的话。“少来了！妈，台湾职业妇女又不止你一个，人家谁不是事业、家庭兼顾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”美俐理直气壮地回道：“我也兼顾了呀！”咏咏发出一声冷笑。“你？别说笑了！”她向四周一挥手，续道：“你自己看看，咱们这个家乱得像垃圾场，你有没有花过一点精神去收拾一下？还有娃娃，她才五岁，你可不可以——”美俐皱眉，并以手捂住耳朵。咏咏气得在她耳边大叫：“你是个不负责任的妈妈！”美俐一听立刻瞪大了眼，恼羞成怒地放下手，斥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哪里不负责任了？我没供你们吃？没供你们穿？”她气得向四周乱挥一通。

“这一切不都是我付的钱？”她的心在淌血……她万万没想到她的亲生女儿竟会这样说她！

咏咏理直气壮地贴近美俐的脸，瞪着她说：“妈！你以为光给我们吃、给我们穿，就算尽了母亲的责任了？我们是人！不是小猫或小狗，高兴的时候拍两下，抱在手里玩玩，不高兴的时候就踢到一旁去不理不睬！”美俐快气坏了！她也贴近咏咏的脸，回瞪道：“我有时真巴不得养的是只猫，或只狗，那么至少它们还会对我摇摇尾巴、喵喵叫两声表示感激。你呢？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不但不知感恩，还反过来教训我！你简直连猫、狗也不如！”咏咏如受重击，退了一步，哆嗦着嘴唇，语带哽咽地说：“有时候，我真希望自己是只猫，或是只狗，那么至少我会有个真正的妈妈！”“你——”美俐冲向咏咏，作势欲打她，但手不断地发抖，迟迟没下手。

咏咏紧紧地闭上眼，一脸倔强地抬起头，她实在是受够了！一阵沉寂

后，娃娃突地大哭出声。美俐瞪了咏咏一眼，即放下昂扬在半空中的手，迅速抱起娃娃冲进浴室，并用力甩上门。

好不容易将娃娃清洗完毕，美俐立刻抱着她飞奔出门，就怕耽误了客户的时间。

此时，住在隔壁的绍群、程平正好推门而出，绍群一看见美俐打从自己眼前经过，整个人全怔住了！径自停下脚步，愣愣的望着她的背影出神。

“舅！看什么？”程平不解。

绍群回神，指向美俐，喃喃念道：“就、就是她！就是她！”“曾舅舅，你真的被抓进警察局？笑死人了！”咏咏边收拾房间，边笑道。

程平半带开玩笑的说：“咏咏！你还笑得出来，都是你妈——”“不，不能怪她，是我自己太鲁莽——”绍群连忙代为辩解。

程平眯起眼，一脸怀疑地睇向绍群。“咦？舅，苏阿姨害得你这么惨，你怎么还替她说话？喂！你不会真的喜欢她了吧？”绍群有些错愕，但仍勇敢的替美俐说话。“她、她、她不错呀！”“拜托！舅，千万不可以！她不适合你！”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咏咏插腰质问。再怎么说明美俐都是自己的妈妈，她可不容许别人诋毁她。

“咏咏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妈那么新潮、时髦，我舅舅却是个大老土——”“喂！程平，你真抬举我啊！”绍群佯怒。

咏咏马上发出不平之鸣。“曾舅舅只是有点落伍而已，只要你稍加指点，他马上可以改头换面的。”“可是你妈满脑子赚钱，舅舅却胸无大志——”“我不是胸无大志！是甘于平淡。”绍群立即反驳。

“不管胸无大志也好，还是甘于平淡，反正和向钱看的苏阿姨是绝对不搭轧的！”咏咏不悦地瞪着程平。“程平！你怎么说得我妈眼中只有钱似的，她拼命赚钱是因为一个人带两个孩子，要是不打拼，我们全家人就饿死了。”“是啊！”绍群直点头。“一个女人家独自面对人世的冷暖，努力的拉拔两个孩子长大，这些年，她一定吃了不少苦头；像苏小姐这样伟大的女性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”他边说，不由得发出一连串叹息。

“对嘛！我妈如果听到曾舅舅的这番话，一定又会感动的大哭。”说着，便转向程平，嘲讽道：“谁像你家有价值十亿的土地，不用动一根手指头，就可以吃喝一辈子！”程平顿时感到啼笑皆非。“咏咏，你怎么说着、说着，就骂起我来了？”“我是骂吗？是事实！你啊！天之骄子，不知民间疾苦！”“好！好！算我说错了，行吧？”程平一脸无辜，举手作投降状。“你妈又能干、又伟大，所以我舅舅配不上她，行了吧？”咏咏听他这么一说，怒气才稍稍平息。然而一旁的绍群，却陷入了沉思之中……他和美俐？这可能吗？绍群终于下定决心顶下热带鱼店了，他乐于以此为起点，展开在台北的新生活。

然而，才开工第一天，秀芳就来找他了。她脸颊红肿，拎着两只皮箱，神情哀戚地走进店里，劈头就是一阵哭诉：“他骗了我！他和他老婆根本没有离婚！呜……混蛋东西！我和他——吵，他、他居然打我——”她摸着脸上的伤，眼泪便流了出来。绍群有点同情她，又有点不知所措，但仍然关心地问着：“你、你还好吧？”“我全身都是瘀青！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命都没有了！呜——”她抽抽搭搭地哭着，双手则到处翻口袋，想找出一条手帕来。

绍群连忙将自己的手帕递给她，没想到她竟抓着他的手大哭起来。

“我是活该！绍群，当初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却——我对不起你！我该死！”

“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！”绍群好心地拍拍她的手背，像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。

“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秀芳又是一阵哭泣。“我——我的钱被骗光了，人也——我还能有什么打算？”“你可以回家——”秀芳激动地打断他的话。“不！我落到这种田地了，哪有脸回去？呜——我不如死了算了！”

“不！秀芳，千万不可以这么想，你还年轻，一切还可以重新来过。”绍群急切地劝告着，就怕她想不开。

秀芳抬起一双泪眼，别具深意地轻问着：“重新来过？可能吗？”“当然可能！只要你有心！”秀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地：“我是有心，不过你——”绍群一怔。“我？”随即连忙摇手撇清。“秀芳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说我们——”秀芳失望地再次流下泪水。“我就知道，你绝不会原谅我！呜——”“秀芳，我、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”绍群着急地解释着，简直快慌了手脚。那是表示有希望了？她很高兴地抓住他的手。“绍群！我就知道你最好——”“等、等等！秀芳，我、我不是——我是说感、感情的事不、不能勉强——”“你不要我？”她睁着一双迷蒙泪眼问着。

“秀芳，这不是我要不要你的问题，而是你才受了伤，情绪不稳定，不要随便抓个男人就——”“你什么意思？好象我——”她生气地站起来，转身欲离去。“放心！我不会死赖着你的。”绍群急忙拉住她。“秀芳，别这样，虽然咱们没结果，但我心里始终关心着你，你如果真有困难的话，我一定帮你。”“不必了！绍群，你对我够好了，但这是我该自己独立的时候了。”“好吧！那我留个电话给你。”他将号码写在纸条上，交给秀芳。“万一有需要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”秀芳握紧纸条，勉强挤出一抹感激的笑容。“我走了，Bye！”随即走出鱼店。

翌日，咏咏站在程家大门口，猛按电铃。

程平睡眼惺忪地开了门。“咏咏？”“早！程平，我来不及了，你可不可以送我上班？”程平点点头。“好！等我换个衣服，你先进来。”咏咏一进入客厅，就看见绍群正坐在餐桌前，桌上放着丰富的早点，有包子、烧卖、千层糕……等等。

“你坐一下，我马上好。”程平交代完，即走入卧室。咏咏点点头，接着走向绍群。

“曾舅舅，早！”她咽咽口水，目光扫过桌上的早点。“这全是你做的？哇塞！比饭店还丰富，你真厉害！”绍群难得露出得意的笑容。“没、没什么啦！小意思。对了，你吃过早点了吗？”“我通常不吃早餐的。”“哎！那怎么行？你没听：不吃早点老得快？快坐下吃点！”说着，绍群便拉开旁边的椅子。

咏咏笑着落坐，伸手拿根油条吃。“没办法呀！我早上三、四点就要出门送报，又要赶去打工，根本没时间弄——”“你妈呢？”绍群很自然地问道。

“我妈？她晚上睡得晚，早上根本起不来，哪有时间做早点？”“这么说，她也不吃早点？”咏咏摇摇头。“不！平时我送完报，如果时间够，就会买些早点带回去，不过今天晚了，来不及买。”绍群恍然大悟地点点头，看着桌上的早点，他的眼睛突然为之一亮。

等程平和咏咏出门后，绍群即迅速将自已从头到脚打理一番，还慎重其事地抹上发油、打了领带，模样虽然整齐清爽，但显得有些土气。

此时，他正站在苏家大门口按电铃，手中还拎了一个纸袋，里面是他今早现做的早点。

忽然大门打开，已经打扮整齐的美俐背了皮包，正怒气冲冲地瞪着他，跟在她身后的娃娃则好奇地盯着绍群。

“怎么又是你？”她根本不给他好脸色看。

“苏、苏——”他一见朝思暮想的人就站在跟前，紧张地又开始结巴了。“苏你个头！一大早像疯子一样乱按人家的电铃，你无不无聊啊？”“我——对、对不起！”美俐气得大吼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我不是警告过你，不许你再出现在我面前吗？”绍群试着解释：“苏、苏小姐，我是程平的舅、舅舅，我现在就住在你家隔壁，说来我们还真是有缘。”“有缘个头！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楣，才老遇到你，这么早你又来干嘛？”绍群倒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说：“我、我给你送早点。”说着，他连忙打开纸袋，由袋中掏出一团压扁的包子及滴水的破纸杯。

咦？怎么会破了呢？绍群一惊，抬起头，只见美俐闭着眼，已气黑了脸。

“滚！”美俐气冲冲地甩上门，旋即拉着娃娃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子。

他连忙追上去，站在车门边叫道：“苏、苏小姐！我——”美俐用力拉上车门，几乎压到绍群的指头，他连忙缩回手，退了一步。转眼间，车子已扬尘而去。

安养院中，苏父神色呆滞地坐在轮椅中挥着手，口中喃喃说着一些无意识的只字词组。

一名看护正在喂他吃稀饭。“来！吃饭了，乖，嘴张开。”“美俐！我要美俐！美俐呢？美俐怎么没来？”苏父激动地闹着脾气，像个撒泼的孩子。

看护连忙按住他，并轻声安抚道：“乖！美俐马上来。”忽地一只手按住看护的肩膀，她一回头，看见美俐就站在跟前，不觉松了口气。

“苏小姐，你可来了！他没看到你，一直吵，连饭也不吃。”美俐接过饭碗。“我来吧！”她走过去蹲在父亲前面，握住他的手，哄小孩似的拍抚着。

“爸，我在这！”苏父的双眼顿时一亮。“美——俐——”他紧紧抓住她的手。“你放学了？”“对呀！来，爸，吃饭。”她将汤匙递到他面前，却被他用力推开。

“不吃！不好玩！”美俐哄着，一直要将汤匙凑到父亲的嘴巴，他却像小孩般用力吹开汤匙上的稀饭，喷得美俐满头满脸。

苏父乐得拍手大笑。“好好玩！哈哈！好好玩！”美俐苦笑着放下碗，由皮包中掏出手帕擦嘴。

他突然指着手帕大叫：“小白兔！小白兔！”她一怔，随即领悟父亲的意思。她将手帕套在手上，绑成兔子玩偶的形状，装着童音对苏父演起戏来。

“爸爸好！小白兔美俐来看你，高不高兴？”苏父拍手大叫：“高兴！小白兔唱歌、说故事！”“小白兔只唱歌给乖爸爸听，爸爸乖不乖？”“我乖！我乖！”“乖爸爸要好好吃饭哦！”美俐边说边示意护十舀稀饭喂父亲。“大口吃！”“我有吃！”苏父一边张口吃着，一边拍手催促道：“说故事！小白兔说故事！”“好！从前从前，有只小白兔叫美俐，她好爱她的爸爸和她的女儿，她发誓要赚好多好多的钱，买一幢好大、好大的房子，让兔爸爸、娃娃、咏咏，全家人都住在一起，每天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……”半晌，美俐发现父亲已睡着，她心疼地擦掉他的口水，并用手指梳着他花白的乱发，眼中慢慢

涌上泪光。
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她咬牙告诉自己：一定要在一年内买房子！一定要成功！

美俐握紧手帕，眼光像失去焦距的镜头，呆呆望向那看不见的、遥远的未来。

原本坐在窗口弹奏手风琴的绍群，在接完一通电话后，立刻飞奔到附近的公园，他看见神色憔悴的秀芳正坐在喷水池旁边哭泣。

绍群焦急地递上手帕。“别哭嘛！秀芳，有、有话慢慢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她接入手帕，抹去眼泪。“我——我——有了。”说着，又流下泪水，并将一张医院检验单交给绍群。

绍群惊愕地看着单子。“已经两个多月了？秀芳，之前，难、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？”“我哪里知道！我根本不懂——”她边哭边踱脚。“呜——丢死人了！我要怎么见人？不！不行，我要拿掉这个孩子！”语毕，她欲起身，却被绍群按住。

“秀芳！别、别激动！生命可贵！你不、不可以——”“为什么不可以？孩子在我的肚子里，我就有权做决定！”“秀芳，就因为孩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怎能忍心不要他？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孩子吗？”“我是喜欢，可是我不能让孩子还没出世就被人家笑——”她硬咽得泣不成声。

“笑他是杂种、私生子，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！”绍群心中一阵不忍，便耐着性子安慰她：“放心！秀芳，现在社会风气开放，单亲小孩比比皆是，没有人会笑你和孩子的。再说，你年轻又漂亮，也许将来会遇见一个能把这孩子当成亲生孩子对待的好男人。”秀芳苦笑道：“绍群，除了你，还有哪个男人会这么好心？”每见绍群一次面，她就愈后悔当初的决定，原来真正的幸福就在跟前，而她却让它溜走了。

“我——”绍群一怔，强笑说：“秀芳，天下好男人多得是，你别只因上过一次当，就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心。”“我真的好怕——”她扭紧手帕，脆弱而无助。

绍群轻拍她的手，鼓励道：“别怕！秀芳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你就给这孩子一次机会吧！”“我——”她迟疑不已。

绍群只手合十的拜托她：“秀芳，求求你！我代孩子求求你！”她叹口气。“绍群，你知不知道为了你这句话，我要付出多少代价？除了人家背后的议论、当面的嘲笑，更现实的是钱的问题！”“放心！秀芳，只要你肯留下孩子，我愿意负担孩子的教养费用。”秀芳惊愕地看着他。“不！我不能让你——”心中感动与悔恨交杂，她当初怎么会放弃这个难得一见的好男人呢？“秀芳，我说过：只要你需要，我一定帮你，何况这是救一条命耶！”他的态度无此诚恳。

感动使得她的眼睛再度潮湿了。“绍群！你真是天下一等一的大好人！”“这么说，你答应留下孩子了？”秀芳点点头。绍群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程平骑着机车，嘴里咬着一封浅蓝色的信——咏咏写给魏国安的情书。他沿街驶着，忽见路边一个垃圾筒，便将信投入筒内，然后加速离去。

忽然间他又停下来，一脸懊恼地回头看着垃圾筒。

“s h i t！”他低咒一声，车子随即慢慢退向垃圾筒。

然后，他探身进垃圾筒找信，口中还喃喃骂着：“程平啊！程平！你真是B u l l s h i t！怎么会答应干这种鸟事？真他妈的逊毙了！哼！什么

白马王子？根本就是他妈的屁！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不知咏咏看上他那一点？偏还有我这种超级逊货，答应当他妈的红娘！唉，真是交友不慎！逊！逊！

逊——”好不容易找回了信，程平立即前往国安的学校，就怕自己又临时反悔，不好向咏咏交代。

他在校门口等了许久，忽见国安和一个女孩亲密地走进校门，他连忙跟上去。突然间，国安与女孩转进路边一丛灌木后面，程平小心翼翼的拨开枝叶偷看，只见国安与女孩正忘我的拥吻着……。

太差劲了！程平愤而把信撕了，本想把碎片丢向国安，忽又改变主意。他将碎片塞回口袋，匆匆转身离开树丛，一方面又坚定地告诉自己：我不会让任何人糟蹋咏咏的感情的，绝不！

“苏小姐！”正在办公室办公的美俐回头一看，只见石特助捧着大把鲜花走进公司，引得全公司的同事议论纷纷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美俐的脸色僵硬极了。

石特助躬身行礼，谄媚地笑道：“苏小姐，我们总经理为了那天的误会——”“误会？你说得太轻松了吧？”美俐气愤地瞪着他。“那实在是最卑鄙、下流、无耻、龌龊的勾当！”“苏小姐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不过我希望你不要怪罪我们总经理，那不是他的错。”“不是他的错？难道是我错了？”

“不！不！我是说那个主意其实不是我们总经理的意思，而是我——”美俐气得打断他的话。“你？你这个——”石特助连忙接着说：“苏小姐，我知道你要骂我卑鄙、无耻、下流——”“还有龌龊！”美俐接口道，脸都气红了。

石特助微笑着响应：“对，还有龌龊！”“你好象很得意？”美俐斜睨着他，满脸不屑。

“不！我不得意，只觉得惭愧。我侮辱了你，还害得总经理受牵连——”“你少替林伟明撇清了！就算主意不是他出的，他也一样混蛋！”哼！敢做不敢当！

她苏美俐最瞧不起这种男人了。

石特助脸色微变。“苏小姐，你怎么骂人？”“骂？哼！你忘了我还打了他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立即一阵哗然，私下纷纷议论着。

石特助努力平息怒气，强扮出笑脸。“苏小姐，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，在这里向你致上最深的歉意！”语毕，即向美俐深深一鞠躬。

她高傲地仰起头，毫不搭理他这个仗势欺人的狗腿子。

“另外，我也代表总经理向你致歉。”说着，石特助已献上花东及一条价值不菲的钻石项链。“苏小姐，对不起！”美俐惊愕地瞪大眼，忍不住伸手去摸那条光芒璀璨的项链，忽地瞥见石特助一闪而逝的鄙夷眼光，她立即警觉地收回手，不屑地说道：“怎么，还想收买我？”“苏小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总经理已明白你的为人，怎么会犯同样的错误？”“哦？”美俐指着鲜花和项链。“那这些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说过了，只是表示歉意。”“哼！”美俐眉一挑，讽刺道：“好‘昂贵’的歉意！”“再贵重的礼物也难以表示总经理的歉意，所以希望你今晚能赏光，好当面向你致歉。”说完，石特助立即掏出一张请帖奉上。

她打开，浏览一下，脸上浮现笑意。“没想到林总这么慎重其事，真令我受宠若惊。”“那你答应了？”石特助惊喜的问。

“我是很想，”美俐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今晚，我没空！”说完，